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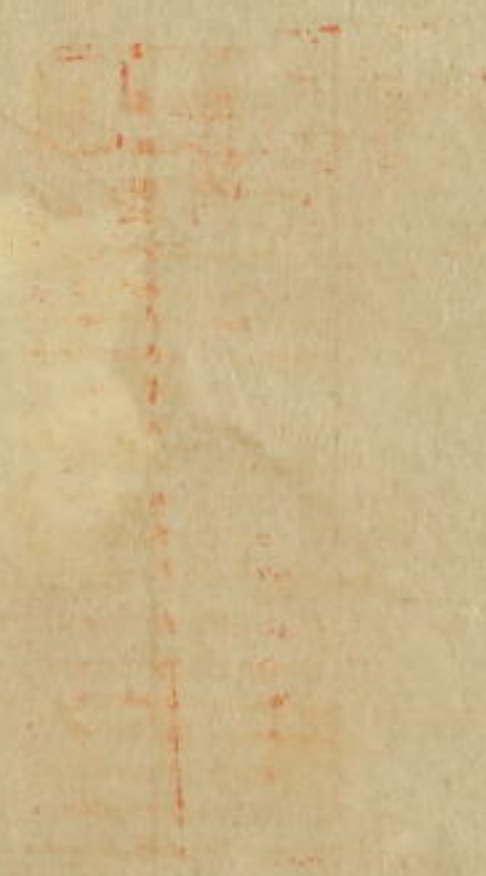
增 5
36p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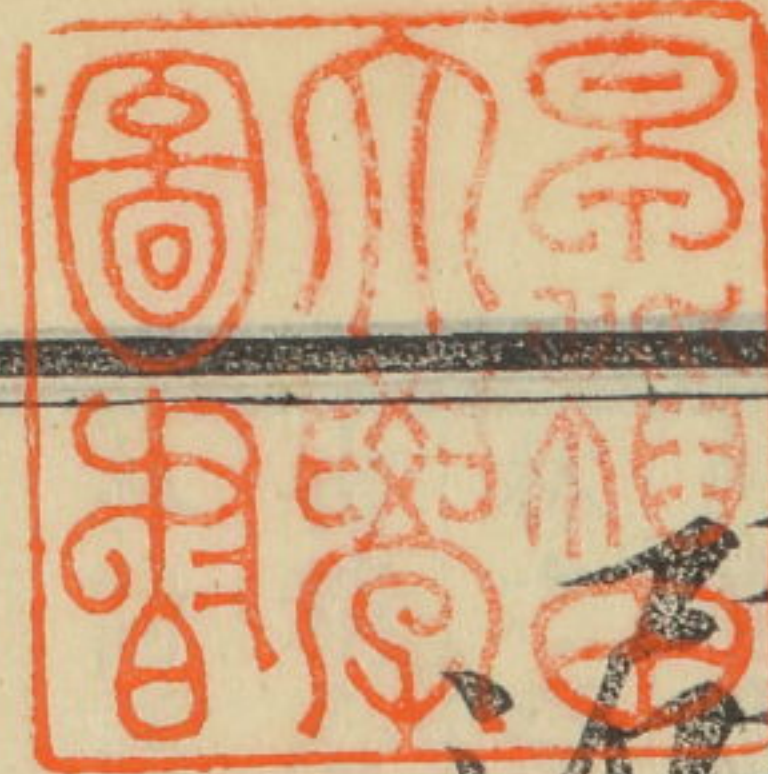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樹花盒枝本

釋祖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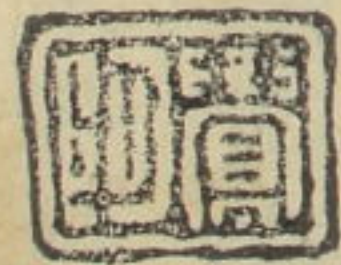
門 1 部
號 364
卷 1



避暑錄話

樹花盒校本

釋祖觀題



市島海生氏寄贈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
高孫鍾安山
氏覆校重刊

校刻避暑錄話序

宋人雜說書類皆足資博識而石林老人避暑錄話尤備軼事遺聞復饒名言雋旨昔人故多稱引之吾友調生石林之裔病此書世所傳刻脫誤滋多嘗蒐集善本旁及他書精心讎勘畢使完整昨歲族人已爲刻所校建康集石林詩話今其族弟安山鍾請於調生更舉此書鈐諸版俾先澤罔替意足媿矣書成於紹興五年退居卞山之日故述古堂書目作乙卯避暑錄抑聞構李項氏宛委堂有刊本得之陳仲醇手鈔與毛本間有異同然卷數不符疑經仲醇刪節非復宋刻之舊固不若是本之多所訂補爲可

寶也。余素嗜讀此書，樂觀厥成，爲志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五年孟陬之月，嘉定程庭鷺。

序

同邑葉君廷瑄三十年舊交也。一日以手校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授其族弟鍾刊行而求爲序。言曰：君閒人也可以序此書矣。余曰：諾。孔子曰：益者三友，益者有益於我之謂。不然，彼自直諒多聞於我奚益哉？觀書亦然。今姑言其益有四焉。所論與其性所近者讀之，易入一益也。裴晉公之一甌韓持國之九客先生得之以爲幸而吾亦樂得之。此性所近也。以閒淡之筆而動人知足之思，二益也。先生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聞趙清獻公舉動欣然慕之，自言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今余讀先生書，又欣

然慕先生此足動其知足之思矣。物各有情理，以妙悟引之而入勝三益也。先生常早起必步戶外，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為陰為晴，為風為霜為寒為溫，未嘗不十中七八。先生於世間事多得曲折，晚乃悟外物之累，曰：正恐解則好之好之，非大勇不能絕。此窮極情理之論也。凡人當以仁存心，不言人過而導之以小小方便，四益也。先生觀碧雲駮，恨不焚其書，是不願子孫聞人過也。好談醫藥，輒及千金方，而謂陸宣公之集方書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此非導人以方便乎？僕真閒人。

也嘗入浮渡山，樂其幽靜，幾不欲返。故甚知此書中之閒趣，而得其益最多。非能若僕者必挾先入之見，觀此書譬入浮渡而尋洞宗，方謂遠錄公初所從入者不在是而議之矣。而君知此書之獨有益於我，而乞為一言。然則君亦閒人也。故樂為之序。時乙巳孟秋，小浮山人潘曾沂書於鳳池園之船菴。

先生是書所載古今雜事，固足資博識，而其中述大陽洞山一宗，獨與余平生相印證為切。蓋余嘗夢至一處，曰小浮山，故自稱小浮山人，意其為樅陽之浮渡山也。丁酉十月，在餘杭，將往徑山之前夕，夢曹洞心印四字。

後數日從洞霄宮歸於寓舍破書中得浮渡山志一冊
閱之則知茲山華嚴寺法遠號圓鑒大師實得大陽之
傳而授之義青禪師以續曹洞宗旨者戊戌六月楚游
返至皖口取道至浮渡山留宿華嚴寺者三日因得徧
探巖洞悉其顛末先生所稱遠錄公卽法遠清華嚴卽
義青蓋遠錄公夢感青鷹而得義青禪師因師嘗入洛
聽華嚴經而悟故以青華嚴呼之遂以名其寺而歐陽
文忠嘗詣寺請遠錄公因棋說法言下大悟先生稱文
忠晚罷政事守毫將老矣更懼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
志不言其得之遠錄公也而曹洞心印來者孰可追以

嗣公則於先生言外見之山谷書价禪師新豐吟後云
今日偶味此文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
用處所云此書之有益於我又奚能盡哉小浮山人並
記

詩

避暑錄話 卷上 避暑錄話 卷下 避暑錄話 卷上 避暑錄話 卷下

避暑錄話總目

卷上

一百八條

卷下

一百四十六條

避暑錄話二卷遠祖石林先生所著宋刻久不可見世傳惟商氏稗海毛氏津逮祕書兩本近時又有張氏學津討原本即從毛刻翻版初無是正故三本駁誤略相等曩聞郡中某氏藏有二本一為孫潛夫依舊鈔善本手校於稗海上者一為鈔本而未校者孫氏所見舊

鈔善本不知爲前代何人手筆是否原於宋槧其所校
稗海本今已不可復覩近始輾轉借得未校之本帙尾
有黃蕘翁手跋謂自序一篇商毛二刻所無孫氏據鈔
本補入此本似卽黃氏所錄孫潛夫校本書中駁誤抉
摘良多後又見友人所藏惠定宇徵君校閱津逮本惠
跋云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從守約居士俞弁錄本校
過一次是書蓋吳方山岫家藏也東吳惠棟又錄唐子
畏舊跋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昌唐寅借
俞子容家藏書於桃花塢之夢墨亭勘畢及瓜涇徐氏
荷葉裝舊鈔本頗有詳略互異之處因並乞借合前各
本對勘一過補正闕疑隨文注明前人辯證之語亦間
附數則以資論列雖未必遽臻完善自謂比之舊刻諸

本固稍殊矣

毛氏自言得宋刻迥異坊本然所刊津逮本脫誤視稗海本無異惠徵君校出十餘

處茲從鈔本訂補尤多蓋毛氏所得寔非宋本之善者貿然付梓故承訛襲謬如此跋語徒自誇耳惟書

錄解題文獻通考載是書皆作二卷毛氏跋言宋刻卷數亦同而黃氏鈔本乃分四卷未知何據今校錄是本仍依商毛諸刻以上下分卷用存其舊云道光庚子仲春裔孫廷珩敬識

謹按 四庫全書總目內避暑錄話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考讀書志實未載避暑錄話近時我郡汪氏所刻係用衢本審校似無遺漏而各類

中於石林先生所著諸書概未收入提要之言或別有所指耶廷瑄附記

避暑錄話所載遺聞佚事足補宋史之缺毛子晉以書中說詩處如匡衡余謂此老信口說禪牙頰間別具一副鑪鞴宋世士大夫喜學禪蘇黃晁三君子皆以文字般若隨喜法門无咎齒曰佛一贊深得慈心三昧石林爲无咎甥而見地超妙如此可謂酷似其舅惟以大陽争作延投子青作清不知所據何書湖音冬延不分青與清尤易混豈當時傳寫之誤耶至以南無作南拜伊蒲作優婆塞橫生異解近於杜撰是以佛門既悟之後貴充之以學也道光乙巳秋八月雨窗清暇讀楸花盒精校本漫題釋祖觀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

錄話而前朝掌中語

故名流軼事時見其中傳之既久或可據以訂史書之訛
誠不可廢也然苟無善本則傳寫之誤日多適以滋疑安
能訂訛宋石林葉先生避暑錄話向刻於稗海津逮二書
得其裔孫廷瑄精校而後雲翳全消精神畢露小說雖小
道而廷瑄之用心良苦矣是急宜付梓者也道光乙巳孟
冬長洲彭翊

避暑錄話卷上

葉夢得箸

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
無有。余居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
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
竹松幽茂處偃仰終日賓客無與往來唯棟模二子門
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間質疑請益時為酬酢亦或泛語
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
言以為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三子云幸有聞不敢不識
以備遺忘屢請不已乃使棟執筆取所欲記則書之名

曰避暑錄話云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商毛張各刻本無此序黃氏所藏鈔本全書分四卷此序卽列卷一之首不另葉今仍其舊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為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黃鈔本親作諸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盃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為

文定公名沅

得計而終不免於徐鈔本於作貶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

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盃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為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為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黃鈔本公下作不合二字中常鬱鬱不

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

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
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
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
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為
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
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
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
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自以為得志
然吾山居黃鈔本居下有又字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

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
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
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黃鈔本堂

作上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黃鈔

本無若字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

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過酒行即
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
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
堂者幾月是黃鈔本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

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
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
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
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
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
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
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
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僕
夫為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

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商刻本缺記歐二
字依黃鈔本補毛

刻本記
誤作看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

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鄒湛
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

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
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
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
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
其節度姑為好事借以為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

藥何可以他物為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檀橙等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為美酒。况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

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

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矜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

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

盡歡而後黃鈔本無後字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

子弟嘗為余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

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巖

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

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黃鈔本而作以蓋從昭明文選此辭原本

按晉書陶潛傳作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頽惰者所

及乎。各刻本此條皆誤連下條今依黃鈔本分

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甯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

但笑而不荅。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厯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薦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

段成式字柯古

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
 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三年
 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賀方
 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
 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巖翠亭等渺然若不
 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
 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
 鴻王應麟困學紀聞載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
 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
 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按公圖序所言如此
 則此條兩鴻字下宜皆有一字為俗本誤刪無疑居
 為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各刻本此
 條皆誤連

下條今依
 黃鈔本分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為
 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
 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
 少時蓋未知光景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為難得也在
 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
 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
 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
 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
 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

而後飲則各刻本飲作從無則字今依黃鈔本改并補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於性命之正徐鈔本正作際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怒喜思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

其所勝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而吾儒一於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及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於素問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

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於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為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也。

各刻本無也字。今依黃鈔本補。然吾儒拒之，亦太過矣。各刻本無矣字。今依黃鈔本補。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

終，故知死生之說。按繫辭傳本文原始二句在前，精氣三句在後。此誤倒而各刻本鈔本皆同。要字應作反，亦皆訛。蓋拉雜稱引，不復拘經文章次序。今姑仍之，以存其舊。此何等語乎？

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

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為

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浸廣

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

言傳。謂以言傳。各刻本傳誤得。今依黃鈔本正。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

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於言，以為對執，而不能變通旁

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

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

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

言兩莫為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為其徒高勝者

言之，彼亦心以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蓋未嘗

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
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
穎州公客也穎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
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
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
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薛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
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
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
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
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

在邱壠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甚衆往往

各刻本無甚衆往往四字今依黃鈔本補九巖

於他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
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
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
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
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余言公晚
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
下人者因心動時法各刻本法願誤與法今依黃鈔本正願使觀華嚴
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願使觀華嚴

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
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
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
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
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
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
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扃鎖甚嚴花
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
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近世

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
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
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事各刻本事作院今依黃鈔本改絕相類乃知
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
去迭來無足恠者

夢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仝自言與晉賀水
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
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黃鈔本二作四十縑卽以

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訖不復見或
傳妄人也按陳后山集有賀水部傳云後仝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於君據此則仝非去不

復見 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九奇之直以為李太白

所化各刻本化誤作今依黃鈔本贈詩數十篇待之甚恭各刻本無待之甚恭

四字今依黃鈔本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為父所

補徐鈔本恭作嚴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為父所

逐去各刻本無去字今依黃鈔本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

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有口才各

本無有口才三字今依黃鈔本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

成其說浮沈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東坡集中有次

丹元姚先生韻二首又有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七律

所言皆神仙事查注云姚安世疑即姚丹元又有次韻

王定國書丹元子甯極齋一詩中云願挂神虎冠往卜

飲馬鄰王注引趙次公云蘇州有飲馬橋丹元子蓋蘇

州人後復其姓名王繹崇甯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

也

進為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

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

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

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為道士名

元城黃鈔本力詆林靈素為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

俯釣長流各刻本鈔本作俯瞰清流今依文選原文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

各本淵沈清淵之鮒鮒吾謂釣弋亦何足為樂人生

天地之間要當各刻本無當字今依黃鈔本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

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者各刻

者字今依黃鈔本補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
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
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
耳宜其發於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
為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各刻本脫隱遁者三字今依黃鈔本改并補未暇

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
使各刻本使作是今依黃鈔本改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

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

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

荷篠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

天下非孔子所樂各刻本樂作得今依黃鈔本改與然每相與聞而載

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為此不可得

能為黃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

為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之波各刻本此句作萬頃波按萬字與後漢書原文

不合今依黃鈔本正蓋錄話自用袁宏後漢紀之文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

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

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為浮

屠氏故其閒傑然有不可跋各刻本跋誤拔黃鈔本作企者惜其非

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為晨

門荷篠之徒可也

各刻本此條皆誤連下條今依黃鈔本分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

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

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

各刻本鈔本皆無相字依羅大經鶴林玉露所引補樂

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者

各刻本者字在上害字下今依黃鈔本改

如是

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

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

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

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

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

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

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閱皆不免萬里之

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

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

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

徐鈔本類作累

賞物太深

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

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

句得非為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

有而况寃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
以為深得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於無所
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黃鈔本除下作有至是乎四字要之若飄瓦之
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
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
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他筆數
枝熙甯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
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寢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
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

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
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
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
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
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
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
始為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
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
之叅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
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於諸物余頃有端硯三

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員御老鈍馬。今世不留意墨者。各刻本自世不以下誤提行別作一條今依黃鈔本合並補世上今字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他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於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然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

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無佳者。黃山松煤雖密邇。度余力恐未易致。秋冬間中外或無事。當求淨人中一了了者。試使爲之。余自與之爲

膠劑。必有可喜者。

各刻本缺黃山以下至末四十七字今依黃鈔本補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爲。各刻本脫爲字今依黃鈔本補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

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子瞻乃以善墨聞耶

各刻本脫天下以下十八字今依黃鈔本補按陸友

墨史引此亦有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

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其

各刻本其誤九用今依黃鈔本正

功可與九華朱觀

各刻本觀作僅今依黃鈔本改

上下也

十九條之後為第二卷之首今依各刻本原次編入仍與前條以類相從

慶厯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

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

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閣事

之類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

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

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

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

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是

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

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

原甫百七

十五卷貢父五十卷○此十二字似是原注各本俱接寫公非先生下作正文今依惠校本所引吳方山本仍作夾注按馬貴與通考引此條亦無此二語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

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

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洞各刻本缺洞字有咸通八

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蟻贖寺碑今依黃鈔本補蓋嘗廢於會昌中蟻以

已俸贖之蟻自言大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

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即須

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蟻當時藩鎮名迹

合見於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蟻奏狀後具勅書云中

書門下牒牒奉勅云云宜依各刻本依誤於所奏仍令

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故牒與今尚書省

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

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

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日崔二

日杜三日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

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

杜者悰也令狐者絢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

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銜商刻本銜作姓今依毛

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

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

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

無姓及曹確後又各刻本無又字有工部尚書韋旁書

使亦當為見宰相三人紀及各刻本及誤其表皆不載

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錢宮詹大昕潛研堂文集有避暑錄話跋云宜與善權洞有唐咸通八年中書門下牒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考之僅得其七余以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慎由也其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其云工部尚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宙也是時見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棕令狐綯夏侯孜杜審權崔真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皆當旁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為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於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此碑不審今尙存否因讀石林所紀特辯正之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嘗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為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其所從

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甯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商刻本作世間毛刻本誤世前今依黃鈔本正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為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

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按陳無擇三因方亦極言此方之謬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鼯，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鼯訴於陰府，力自辯，鼯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為真人，余始不信，後得

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蔡偉鐵圍山叢談紀其妻父韓粹彥語云：先公魏國薨後，有家吏孫勛，日主灑埽，因射大鼯死，被追，故有紫府真人事。按所述與此云：監黃河埽武臣異，又周輝清波雜志引魏公別錄所書：熙甯中，侍禁孫勉監澶州隄，殺鼯事亦云。故吏以壽未盡放還，惟所引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以巨鼯陷埽射殺之，被追至紫府真人宮，見魏公語以殺之。汝職云云與錄。且殺一鼯猶能訴，而况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余在江東兼領淮西事，淮西收復郡前，率用招降盜賊就付之，安於兇殘，至縛人更相饋，以為犒。設此前世亂亡之極未有也。余力察而禁之，且言於秦丞相，幸朝廷大為約束，會余罷帥不能終，此曹

如犬豕菹醢相繼未有能久殺人殆自殺固不足論吾士大夫何至漸漬此習乎

各刻本黃鈔本俱缺余在江東以下一百七字今依徐鈔

本補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眾之辭世每託此以為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

徐鈔本作京西

尤甚流殍自鄧唐

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

黃鈔本制

作例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

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

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成

各刻本缺成字今依黃鈔本補

或來歲稔父母

來識認爾余為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

復取

各刻本取誤出今依黃鈔本正

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

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

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

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

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

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

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

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
 意通為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
 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各刻本則下有為
 字似衍文今依黃
鈔本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
 自別內篇始於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
 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內各刻本脫內字
 今依黃鈔本補篇
 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
 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
 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各刻本昭誤
 昭今依黃鈔
本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

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甯以來學
 者爭言老莊又叅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
 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羣起而攻之此固學者
 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遊何以
 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初
各刻本初誤物
 今依黃鈔本正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適則無往而
 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
 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
 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為出世間法乎曰
 非也氣之為雲也雲之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

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於此爲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爲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

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以各刻本脫以字今依黃鈔本補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焉各刻本無焉字今依黃鈔本補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

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唵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

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奴各刻本脫奴字今依黃鈔本補婢多疾視藥囊嘗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各刻本此條皆誤連下條今依黃鈔本分

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

爾徐鈔本無避謗以下八字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

忠州邊蠻夷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宣

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直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能。各刻本缺能字。今依黃鈔本補。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

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蝨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

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醫
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
服者矣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
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為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
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
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
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
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
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

復能為害矣

各刻本此句作則無能害之矣今依黃鈔本改

因記崇甯乙

各刻本鈔

本乙皆誤已按崇甯四年為乙酉已酉則建炎三年也

西歲余為書局時一養馬

僕

各刻本養下誤僕為二字今依黃鈔本正

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絕急

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
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剗其
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復為余御而歸乃知藥病
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
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箸其說此按
方見蘇沈良方卽所云沈存中箸說也而余親驗之乃使書百許本散揭
遠近庶幾有救其急者也各刻本缺乃使以下十八字今依黃鈔本補惠校本亦依

吳方山本增入

滕達道為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為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手攘袂曰：「高皇」各刻本無皇字。今依黃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延商刻本延作館今依毛刻本黃鈔本改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

其說，其人總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為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為相，亦使為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士，與子厚之暴，雖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偽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為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鐵圍山叢談云：王仔昔豫章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吏，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

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
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
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
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卽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
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
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
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於盛
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
每聞其言亦懼常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
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
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語非鄧禹
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
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
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讀
史者亦不可不詳也各刻本缺末句讀史以下九字今依黃鈔本補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
當改作因挾其所箸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
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
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

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為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為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為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

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為書上之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為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歐文忠亦為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闢編修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為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偽主各能為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為所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為忤又安能即棄去信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

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
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
使周贄壓我兒耶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
之陋亦不過如祿山爾

各刻本無使世宗以下二十三
字今依徐黃兩鈔本補然其詩

二句似有
脫誤難解因讀祿山事跡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崑山李
蓀曰按

櫻桃詩祿山事跡所載係史思明作懷王即思明子朝
義也此云祿山作似誤又籃作籠青作赤寄作與字亦

不
同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

畢御名○按餘慶本傳此為畢構
今依各本原注以存宋本之舊郭襲微司馬子微釋

懷一為方外十友正固襲微名跡不甚顯審言之問輩

皆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
交游多則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
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
與從容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
時士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
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
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竄跡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
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
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
過文采議論燦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沅江九肋也

王定

保撫言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助者蓋希矣按此語蓋引以喻其人難得之意後人書中罕用故著之
書令蕭嵩所知嵩罷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璪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况無有乎蓋璪猶有餘慶風烈吾諸兒雖碌碌亦若修謹厚重者尙能推吾志爲陸璪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

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跡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以手書各刻本此四字作親手以書今依黃鈔本改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卽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

慶事悵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尙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槩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一

各刻本脫二字
今依黃鈔本補人而

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

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賢於王氏諸人遠矣。卽支遁求買沃州報云：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輸此一著，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罔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璉各刻本鈔本璉俱誤珽按晉書盧欽附傳弟璉字子笏與璉義協璉子志既起，陸雲曰：殊邦遐遠，容不各本容不二字俱作容主未三字今依晉書陸機本傳相悉，何至

於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不知耶？晉史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畢竟各刻本脫畢字竟誤意今依黃鈔本補并正機優乎？

雲優乎？度晉史意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蓋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尙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競，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而後不役於

恩怨愛憎雲累於機為可痛也

盛如粹庶齋老學叢談云機雲兄弟託身於成

都王穎避暑錄云當亂危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虛志稱其祖父名機怒亦稱虛祖父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滅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

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偽有千載不可掩者

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之士

各刻本缺之士

二字今依黃鈔本補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遂至於殺身各刻本無殺身二字單作一是字今依黃鈔本改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至

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箸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羣蝨之處視中吾謂籍附昭乃視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工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

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
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
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
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
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
以為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為偶耶王尚書士禎池北偶談謂此例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為飾鳩
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
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

免卽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
叢薄耶余親戚有為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
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
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為杖良是首
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而各刻本無而字今依黃鈔本補偃後蓋如此
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濮各刻本濮作沃今依黃鈔
本改下同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余從
大駕渡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範各刻本範作范今依黃鈔
改徒步間道至常州南遇潰兵欲為劫遮余二人不得

去適有小校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
餘卒乃其所隸亟叱去挽小舟授余教使入荆溪走長
興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渚因求宿金沙寺中夕
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舊廬時余慕
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汝曹從容燕息
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山記一卷敘其景
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卽爲兵火所焚毀矣後
爲相旣罷迫鳳翔李茂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
其居也希聲材本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錄故不量力幸
於苟得以喪其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

朴相類尚不如魯望能辭行卒各刻本卒作卽今依黃鈔本改老甫里

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
筆法祈使援己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
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泔泔人誓光
卽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
哀觀其傾倒於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矣各刻本無矣字今依黃鈔
本補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縉郎輩不能致天下
賢者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誓事亦見
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
可取信而修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後世猶

得借其山以為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
值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
儀偉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尙可想
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
昕為起居舍人薦鎬以布各刻本布作褐今依黃鈔本改衣召見拜左
拾遺來瑱為贊善大夫昕各刻本黃鈔本昕俱作鎬今依徐鈔本所引人物志薦
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楊國
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二書言鎬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則至德

初安得更用

各刻本用作為今依黃鈔本改

昕薦耶國忠為相在天寶

十二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泆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

為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

云始用張鎬薦為潁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再用張

垰薦奪喪復為潁川今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為潁川太

守在天寶十五

各刻本鈔本五皆誤四今依新舊唐書本紀

載即至德元年

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鎬方起家何能遽

各刻本無遽字今依

皇亦何為復薦瑱史於瑱事繆誤如此

黃鈔本此句作史之繆戾如是

也何則鎬之失無足恠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篤厚長者

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按新舊唐

書蕭昕本傳皆載其薦張鎬來瑱事天下多事左右近臣皆能為國得將

相如昕亂何足平也徐鈔本尚可想見其人句下至末一段云然鎬為相期年而罷方收

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大功惟策史思明以范陽降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豈肅宗用之不專不能盡其

材耶天寶至德間開元儲養人材略盡倉猝崛起如鎬與李泌實可繫時治亂者然皆不免讒邪所間鎬用固

晚矣其去而復來市一嗣岐王第何足道遽以散官廢意肅宗惡之別自有故史不及知李泌若元載不死其

後日所為亦未必有見也史載鎬始用為楊國忠所引余讀杜周士人物志益與來瑱同出蕭昕薦二說不同

當以周士之言為口而史失之也按此與各刻本黃鈔本詳略互異其所據何本惜莫可考矣

元次山父延祖為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

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外黃鈔本外

過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

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

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

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

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

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為念隨其所為皆有以表見豈延

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余少矣自度無補於世但恨

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為延祖之言今從吾於此固善

苟自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於民

亦不禁

毛刻本禁作廢今依商刻本黃鈔本改

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

民

日九遷不特爲士者恥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光亭前池中

各刻本鈔本無池中

二字今依惠校本增按范成大吳郡志作水中

余政和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

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偽未可

各刻本無可字今依黃鈔本補

知也

後爲朱冲取獻聞槁死於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詔冲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卽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旣行一日張帆風猛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爲四

枝蔭半庭質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

會聞悟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

因似固字形誤各本皆同

物幸託以

不朽然此三檜一槁死於道一沉於海一僅以免蓋欲爲道旁樛株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甯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余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

遂使以次樂工爲之。踰旬獻數曲，卽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末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於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尚書省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

商刻本賜作矣，毛刻本誤，陽今依黃鈔本正。

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特

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顧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苟容，尙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此四字應是進退大節而誤倒而一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黃鈔本此條之前有宣和初潘衡賣墨一條，爲第二卷之首，今依各刻本原次移前。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

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

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於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於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其情，終與

摹寫倣倣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厯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聞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佑

各刻本佑誤祐今依黃鈔本正

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

潞公名彥博

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體。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腳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遊嵩山、壘石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旣家於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

浩然日

各本無日字今依徐鈔本補

自以為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

恨豈不快

惠校本快作幸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

洪遵翰苑遺事引此作廊廡

與樞密

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叅謁而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

為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為之慨然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為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為退居談笑之資略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挂名於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能

盡終前日之志為可恨。每念為學士者，不為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三為贈，自言親取於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強，知商刻本知作聊毛刻本脫今依惠校本補以為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枝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

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即贊甯

筍譜

各刻本鈔本此處皆有脫文

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

求其種植之，以為後計。晉人謂許遠游，健於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遠游，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為靈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

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

壘，蓋是時呂許

毛刻本許作申，今依商刻本改。按宋史呂夷簡傳，初封申，後封許，稱應從後。

公客向衆也。余嘗於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為西

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
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
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
十餘字乃入石旣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
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
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嘗行公亦自知
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
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西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
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歡然釋憾乃是美事亦何
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爲中沮不得行未

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
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陷之其後卒以擅荅元昊
書罷帥奪官則許公不爲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
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
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豈碑作於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
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辯說甚明蓋爲
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
而詩作於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
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

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尙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賜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

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

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

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

商刻本靜下衍

後字毛張兩刻本黃鈔本俱無之按與東坡詞原文合

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

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

於應侍有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去。各刻本乃下衍方字，今依黃鈔本刪。得去人性固不能無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

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臥，藥餌起居，須人乃能

辦。按劉昌詩蘆浦筆記有喘藥方一條云：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黃而愈，蓋卽此書所云苦上氣也。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遊鵞湖，中夕疾作

使令既非素所役，各刻本役作知，今依黃鈔本改。篋中適不以藥行，喘

懣頃刻不可，各刻本脫可字，今依黃鈔本補。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

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於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

亦有不得避者，但不當。各刻本黃鈔本當作得，今依徐鈔本改。強用之爾

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

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青
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
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
時流爭以用經語爲工於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待
用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
氣掃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
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
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

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

各刻本無爲字今
依徐黃兩鈔本補難今吾

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
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藥
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
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尙存山水奇
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
雲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東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
止其東十里有崇元各刻本缺元字
今依徐鈔本補道院謂之小仙都
一日可往返兵旣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

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攙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傍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依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黃鈔本阿作附家石望之如玉筍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為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灑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

不知自何時仁宗慶厯後稍修取士法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限以間歲取士舊進士工於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省試殿試各刻本脫殿試二字今依黃鈔本皆為第一謂之三元王簽書巖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駮一卷為梅聖俞作皆歷詆慶厯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

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

清波雜誌論此云石林蓋

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

亦未免置疑邵公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詩云一出婁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嘗甘分崇高皆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殊謂為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真

出於聖俞也按石林燕語嘗云聖俞有靈鳥後賦責文正不薦己而作世頗以為隘然則碧雲駮之嫁名豈無哉

故况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為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

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

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有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八人自建

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

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興各刻本脫與字今依

黃鈔本補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為舉首與張

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

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荆公蘇子

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一各本一誤二據下文蘇楊二榜語正榜蘇

叅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

公荆公皆連名得三人者四各本四誤三依下文榜數正榜王沂公

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

改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公各刻

本公誤欽今依黃鈔本正按公美杜充字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榜各刻本脫榜字今依黃鈔本補劉莘老章子厚二人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為盛也

國朝狀元為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為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以貢入各刻本黃鈔本字今依徐字下作入貢二鈔本改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

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衰然為舉首云云後各刻本後誤具今依黃鈔本正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為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為後遂因之不

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
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從資
政學士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騶唱聲於路聽者訛為
大仙人以為笑遂改為大學大各刻本大誤士
今依黃鈔本正學士有
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
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為一各刻本脫
一字今依
黃鈔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為發運使以捕方賊
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於是例
以為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
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

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為
非則大學閣學亦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楚鄆
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
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
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預以為言遂改為明
堂議者以為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
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寶儼始上聞不得已乃用
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

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也。各刻本鈔本皆無也。字今依惠校本補。

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授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尙

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

清各本清作消。今依潛說友。

咸淳臨安志所引按志中別載清暑堂爲治平三年郡守蔡襄建。

暑堂之後。舊據城闔

橫爲屋五間。下矚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旣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旣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

日一過之晚乃各本無乃字今依惠校本補略取肉及毛刻本無肉字黃鈔本無

肉及二字今依商張兩刻本補惠校本云吳方山本無及字鮓脯於家蓋不能終日

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

暮以一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

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

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年各刻本年作冬今依黃鈔本改尚

能日禮佛各刻本無佛字今依黃鈔本補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

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

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

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

未嘗置於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鑪其下常不絕

烟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不使潔清孟

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故雖有惡人齋戒

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為喻者設也佛氏言眾香國

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為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

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為

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

斤焚以佐之各刻本此句誤倒作焚之佐以今依黃鈔本正此行幸能辦意自

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

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
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此各刻本此
作上今依
黃鈔語雖近奇然理或有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瀉仰洞山法眼為五家宗派自瀉仰
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瀉仰法眼先絕洞
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亦各刻本無亦字
今依黃鈔本補僅
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其各刻本無其
字今依黃鈔
本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
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
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與傳公道者授之

各刻本此句作可傳公道
者與受之今依黃鈔本正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
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
臨濟二氏及楷出為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
從之故今為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
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
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稟之天譬之著
碁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
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為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叅
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

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為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復作，遂不可治。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警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

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於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於

各刻本無

於字今依黃鈔本補死者，蓋多於中也。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邱雲

商刻本雲誤，靈今依黃鈔本，正毛刻本亦作雲。

巖寺王珣宅。

各本宅下衍今字，吳縣王塗曰：論義當在下文，既皆為寺，上而誤移，此從之。何

山宣教寺何楷宅，今既皆為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近

各刻本近作僅，今依黃鈔本改。

在路旁，無巖洞，有泉

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為流。唯虎邱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邱，平江比數經亂，兵殘

破獨虎邱幸在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亙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爲入籠。旣盡爲出籠。瀧本音閩。江反。犇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西。商刻本西作江。今依毛刻本黃鈔本改。數州之間。其四皆吾

熟遊。而洞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橐。且免淋漓似水雞。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官。旣敘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素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

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
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今余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卽鄰之三朱城中親
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
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
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
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
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
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爲余誦魯直晚

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交

各本交作

邀今依惠校本正按石林詩話紀此聯亦作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

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
各異不能盡出於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
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
哀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爲祭儀一卷最爲得中識
者多用之近見翟公異云各刻本鈔本俱脫云字按吳曾能改齋漫錄所引有之
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略各本略作約今依能改齋漫錄所引
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

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覘各本覘作古今依能改齋漫錄所引

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異博學多聞不

肯碌碌同眾所見必每過人也洪邁容齋隨筆云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

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

宿度河之後翟公異作祭儀謂祭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所見

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

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

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

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通脫真驥

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

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鉞各刻本鉞作越今依黃鈔本改元祐間清

老攜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之黃元明

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

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為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

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於世者尚幾千篇

也

諸葛孔明才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

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

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

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智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為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馳驅中原而吞操甯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力。各刻本力作乃今依黃鈔本改矯漢末頹弱之失，一濟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叅覈名實，用法甚公。各本公作工今依徐鈔本改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為之也。惟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為黃老而不流於蕩，為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才。各本才作材今依惠校本改知高祖非三代之主

也。彼假韓彭以為用，而終覆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辦，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為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蓋自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禕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為。適操與權在前，是以姑屈於一隅，顧二人皆已老，苟逡巡經營，以及

不登之世猶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於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奈何不得不為此以保朝夕蓋為黃老則近道為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為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會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惠校本初作中為羣惠校本羣作郡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

倘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而各刻本無而字

今依黃鈔本補處公以韓愈公亦不以為嫌毛刻本嫌作歉今依商刻本改及

在政府薦可為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

馬溫公與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為范文正黨滁州之

謫惠校本謫作禍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

可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

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

安能真見三公之可各刻本無可字今依黃鈔本補為宰相耶世不高

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

亦不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荅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荅賓戲。東京以後諸賢。各刻本黃鈔本俱脫賢字今依惠校本從吳方山本補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啟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荅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

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埒。尙以恩爲怨。况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不知彼旣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

英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塗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真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

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一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爲天下者異也

各刻本鈔本此條與下條皆接寫爲一然細釋文義

禪代以下與此實不相蒙今改提行

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謙慎隱晦行事不盡見於後世只如羣臣除擬各刻本擬作議今依黃鈔本改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黃鈔本旨常朝進見非君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

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事此其待自天地英靈之氣鍾為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人之元氣皆有所稟養之善則為壽考康甯不善則為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奸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齪庸流泯然以為死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

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亂

商刻本亂作宜今依黃鈔本改

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商刻本成作辦今依毛刻本改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恠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

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喻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於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達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違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為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為京西提刑，為余言之。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鞞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

者遂傳彬真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鷓

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能改齋漫錄引此似作雞有可作絃

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為奇

耶？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醉翁滁州所樂者，惟有杜

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於詩也。各刻本

梅聖俞以下三十八字，按能改齋漫錄所引有之，今據補。孔平仲談苑，朱東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永叔為太守，杜彬作倅，永叔自鄆郡幽谷亭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杜彬琵琶皮作絃。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能改齋漫錄辨錄話此事，則謂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見陶岳五代史補，乃知皮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且文忠此詩，下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鍊鎖

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彬已死安得有所公改去姓名之說當是葉只據兩句為此說又偶忘馮氏舊事耳按皮絃之事既據焯言無有理自可信足與錄話相證至馮道子之皮絃雖未可知乃吳虎臣即謂杜得其法未免臆斷矣惟云文忠作詩時彬實已死所改之說為虛此則誠然

熙甯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為譏溫公曰吾豈為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

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

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各刻

本反作及今依惠校本改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

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

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

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甯末

家各刻本脫家字今依黃鈔本補安國同為郎成都人詹某黃鈔本某作丕為

諫官各刻本官下衍故字今依黃鈔本刪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

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按宋史家安國字復禮眉山與兄勤國弟定國皆從劉巨遊爲二蘇同門藝文志有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樂城集有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詩然則安國具有師友淵源學殖著作非竟冬烘先生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

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商

商刻本缺商字毛刻本作同惠校本作開今依黃鈔

本正按宋史及東都事略胡旦傳俱作商

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

聞其拜叅政以啓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叅政

以無功爲左丞郭叅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叅政非材謝

病優拜尙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

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史封置別

各刻本無別字

今依黃鈔本補曰吾豈真有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

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

相且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猝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

故也舊嘗見杜壬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

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瘕癥戴眼弓背反張壬以

爲瘕

各刻本黃鈔本瘕誤瘕今依徐鈔本正

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

政和間。余妻纔分免。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此方。各本此方二字作所云。今依徐鈔本改。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方。各刻本脫方字。今依黃鈔本補。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

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

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按別

器句下似應有。投黑豆一層。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

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事。各刻本本作日。徐鈔本作自。今

依黃鈔本改。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各本無夜字。今香日

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徐鈔本同。下有也字。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

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趨

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於海神而得之。率以爲。各刻本

今依黃鈔本補。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尤。各刻本尤作猶。脫爲字。今依黃鈔本改。烈六

避暑錄話 卷上
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臥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醪醖新酒相餉者乃蹶起連取三盃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豔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厯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叅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

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厯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

御名。各刻本懷下直書慎字惟惠校本改注御名以存宋刻之舊今從之下同

好儉家無

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人孰無

妻子之愛固將與之共飽暖其窮無以贍義不苟取於

人則不得已甯使至於不足此所以為賢

各刻本黃鈔本皆無人孰

以下四十字今依徐鈔本補

今身為宰相俸廩非不足以富貴寵

祿為淫侈足矣非故欲困虐之何致必使至於寒餓乎

各本無非故句今依徐鈔本補下句作何至於妻子寒餓乎今亦依徐鈔本改

門不施箔尤非

是宰相居至陋終與編戶比屋異安用施箔正無箔客

至亦當少引於內

各本尤非是下但作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為少引於內二語今依徐

鈔本

必不至風雨侵坐懷

御名雖無甚過人然

各本無然字今依徐

鈔本

亦不全為姦偽此事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

各刻本錄

作事今依黃鈔本改

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己

子行己

各刻本已作之今依黃鈔本改

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

乃有過為矯飾自謂懷

御名

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

為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蓋有

所諷

四明温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

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

充實。飲嗽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

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無後。各刻本無後作後。無今依徐黃

兩鈔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於腦。

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頷與胸背略平。十日。各刻本日誤月

今依黃鈔本正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

中澄。其下略有丹砂。蓋積於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之服。惟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為戒矣。

杜子美詩。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意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則此意當在周。各刻本黃鈔本皆脫顒也。周字今依徐鈔本補。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蓋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峰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旣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迴芙蓉城鬼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迴字子

高蘇子瞻與迴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俞澹清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於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風清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末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

為藥之驗否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韓莊敏遺事一卷

事未亦雜記他事宗武即少年遇洋客者也年八十二

乃卒此編亦載其詩云熙甯間得異疾與神物遇按直

齋所云殆即錄話中所遇如子高者耶

蘇詩云

十分未竟之未竟笑而不言言齊而其人其來指樓十

坐卷首言京短筆二十餘句奇詞戲破于高景朝字

出對燕香與帝登萬歲壽六下合亦得昌與韓宗武

陳公曰此題五不何以題其不

裔孫廷瑄謹校

避暑錄話卷上

